



凤弹在脸颊，从颈脖那里嗖嗖钻进胸口，停在怀里一咯噔，有了饥饿的感觉……仿佛把人置身于老早，从童年吧，一到黄昏时分，饥肠辘辘，望眼欲穿等着妈妈回来做饭。

冬天的杭州，西湖的水呀，嗯嗯嗯，回忆是噼里啪啦、滋滋作响的油炸的声音，只见滚滚一大锅猪油，飘着绝无仅有的香气，从油锅边走开，夹着油荤气息，裹在棉袄上，久久不散。邻居秦师母正热火朝天做着油墩儿，一直非常好奇那个油墩儿模具，用铁做的，下方平底，腰身像个围兜绕场一周围起来，就是这么一个模具，可以将平庸变成美味。

油墩儿讲究的是用料，面粉啊萝卜丝啊，搅到海枯石烂，等油锅沸腾，模具里满满当当盛着糊糊，轻轻一放，刺啦刺啦作响，萝卜的浓香，面糊的脆香，合二为一，十分喜人，待炸到金黄色时，秦师母将油墩儿捞起，搁在一个筛子上，油滴滴答答漏着，看久了，

真正体会到，什么是饿，还有，饿的味道。

那时候盛这些油炸食物的包纸还真不讲究，有的干脆拿来粗糙的草纸，那么一裹，又吸油又便宜；有的用旧报纸，撕下一角，呼啦哗啦一包，我们就塞里塞落捧着边走边

味道

王丽萍

吃，嘴上油光光的，脸上粘着小葱和粉粒，一哈气，都是心满意足的味道。

所以，每次在上海街头巷口，看见有卖油墩儿的摊头，我都会驻足相望，就算是吸一口烟火气，也像是漫步在童年的路上，微微满足，小小感动。

一日，去友人家拜访，在黄昏的楼道里，突然被一阵冒出来的油炸的香气迷住了，像是亲自闻过一般，在那个油炸气息里，闻到了生姜的味道……记忆不会骗人，对了，那是安徽合肥炸圆子的味道。

年轻时嫁到安徽，婆婆家逢年过节都会炸圆子，非常符合团团圆圆喜

气洋洋的年味，炸圆子很有讲究的，先是蒸好糯米，然后用猪肉、小葱加上生姜末使劲搅拌，和到水乳相交的地步，一个个小圆子下锅油炸，姜的味道就在那会儿弥漫开来，袅袅余香，深入人心，有一种打动你的煽情的情绪，它与杭州的油墩儿不同的是，油墩儿外脆里嫩，弘扬萝卜丝的主题；而安徽圆子则是米糯肉酥，非常杀馋。

吃圆子也是美好的事情，因为炸过的糯米十分有嚼头，有的米粒还会嵌在牙缝里左右为难，就听见有人吃圆子的时候，嘴里咂吧咂巴，非常有趣，而姜的味道真是点睛之笔，圆子里没有姜就如同油墩儿里没有萝卜丝，是无法想象的。

我跟婆家人学过做圆子，但是永远差一口气，不是姜少了就是糯米蒸久了，不是油锅温度不够就是米与肉的比例不对，直到如今，依旧徘徊在初学者的门槛。婆婆说，最好吃的东西都是你做不出来的，非常哲理。

这个冬天到来的时候，我想循着记忆，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美食，天冷了，刮风了，关上窗户的时候忍不住感动，万家灯火里，飘着多少故事，有多少童年往事带着温暖的温度，成为今天欲罢不能的味道啊……

在一家店里买了糕点，恰逢搞促销，又赠送了两袋小笼包子。我平素不大购冷冻食品，既然有送，翌日早上便打算蒸了当早点用。拆开包装袋子，咦，一只只圆溜溜的小笼包子怎么看着更像是汤圆，所不同的只是在面皮上多压了一枚菊花形的花纹。只有皱纹不见褶皱的小笼包，没了层次感，一看便知是流水线上的产物，轻轻的几条“纹”就替代了人工的几道“褶”。啥时候小笼包子成了这等模样？当然这是速成品，不好太较真，且不说口味如何，单论品相，若是堂吃，想必食客是不买账的。

记得好些年前，我家附近有一家餐厅，生意兴隆，食客盈门，店里有一道手工拉面，十分叫座。拉面的案板就设在大堂一隅，拉面的是一个北方小伙子，面色红润，劲道十足。看他揉面、甩面，展开双臂，一拉一扯，开开合合，拉出来的面条粗细均匀，不黏不断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来客们均被小伙子富有表演色彩的操作吸引住，看着看着就会叫上一碗，果然汤头鲜美，面条有筋道。久之，竟宾主，明明只是一道点心而已，却成为这家餐厅的招牌特色，进来的食

客都要点上一碗手工拉面。

然不知何时，店堂里的手工拉面秀不见了，替代的是机器拉面。店老板说，机器拉面质量稳定，简单，省心。人有情绪，面条的质量也随着人的心情时好时坏，忽宽忽窄，不好弄。老食客有比较，说汤头味道还不错，面条的嚼劲不如从

从小笼包到“皱纹”包

周珂银

前了。其实来客中，有不少人是因为看了小伙子热火朝天的“表演”，亢奋了，由眼馋带动了嘴馋。现在没了亢奋，又少了嚼劲，拉面的点单自然是一落千丈。

服务性行业的“服务”二字，原本就该带有温度、交流和人情味的色彩，有些环节很难用冷硬的机器替代。有位鞋师傅说起一件事，他就职的一家鞋业公司前段时期在搞手工制鞋项目，为此专门进了几台脚型测量仪器，放在两三家专卖店里搞试点。凡来店里买鞋的顾客如果还想定做鞋，只要往测量仪上一站，这台仪器就自动记录下客人的脚型尺寸，而后工场就按这个尺

寸定制。然而，后续问题便来了，客人们普遍反映不合脚，有的要修改某处部位；有的要求重新做；有的甚至要退货，叫人不胜其烦。鞋师傅说，手工做鞋，量尺寸是最基础的，我们以前是摊开牛皮纸，让客人踩在上面，量第一道尺寸，问客人怎么样？客人如果说正好，第二次量又将软皮尺收紧一把，问怎么样？客人说偏紧了。我们便在正好和偏紧之间取一个数据，做一双鞋要与客人数次交流，这样做出来的鞋方才舒适跟脚。公司老总原希望通过推广设备的方法，一来节省人工，二则显示制鞋的科技性。现在看来仪器的功能还不到位，几十家专卖店雇用师傅来量脚型成本亦太高，遂放弃了这个项目。

如今用工成本居高不下，而机械化的智能性在不断发展，不少经营者选择用设备代替人工是一个大趋势。今后的小笼包子是否会变成统一的“皱纹”包子？这个还真的不好说，无论消费者是不是买账，总得跟着时代的潮流走。但小笼褶子里的浓汤浓汁和浓浓的人情味，才是人们心底里永不过时的情结啊！

过年，那些曾经的念想

吴榕美

迎来元旦，接下来马上就是农历的新年了，过年总有些期许吧，不过除了看望父母，全家团圆，现在您还有没有什么愿望是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实现的呢？想想，或许已经很难找到了吧。而我们小的时候，许多期盼是真正要到了过年才能满足的。

对于我们这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和

少年的人来说，一人冬，好多念想就开始萌发。最兴奋的是能饱吃几天：终于能吃上许多一年只能吃上一次的东西了；再就是做新衣服：做什么花色的呢；还有鞭炮：买大炮还是小鞭呢；还有压岁钱：爸妈这年会多给点吗；还有兔子灯：爸爸什么时候能从干校里回来做呢……

排队是满足过年饱食愿望的开始。那年月，过年的票证早早的就发到各家各户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都成为家里采购的主力，去帮着妈妈排队。年糕、糍粑、糯米、赤豆、花生要去粮店排队，排骨、鱼、肉要清早去菜场排队。在寒风中排队特别冷的记忆倒不是很深刻，可能因为当时有念想，还有期盼过年的高兴劲儿。只是拿着票子有时很犯难，买得晚了，有些东西就没有货了；买得早了，有些东西又会坏，像年糕

和糍粑，会霉会干裂。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早早把所有的东西全买回家，真怕漏掉哪种东西，留下一年的遗憾。把年糕糍粑浸在水里保鲜，不忘经常换水，以保存到过年；而买回来的鱼除了吃一点尝鲜，其他的都要剖开抹上盐、花椒等香料，悬在风刀做成咸鱼，也会腌制一点咸肉，过年时派用场。

过年给孩子做一身新衣裤，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加一双新鞋，是孩子们的期盼，也是许多父母要做的事。小时候都是母亲为我们选衣料花色，稍大一些，就要妈妈陪着去卖布的柜台选择自己喜欢的花样扯几尺衣料，还搭上裤料，再到裁缝那里，量好尺寸，裁缝再忙，年前都会给你赶出来的。

拖上新的兔子灯上街也是我们过年的念想。哪怕是“文革”时期，爸爸从干校回来，除了带回点

好吃的东西，到家最让我们期待的是做一年一次的兔子灯。大年三十和此后的许多晚上拖着发亮的兔子灯，引得一群孩子跟着飞跑，我们好得意，因为只有我们的爸爸会给孩子做精致的兔子灯。

为了准备那顿年夜饭，一家人要忙好多天。先要拟个菜单，几个冷菜，几个热炒。冷盘一般都要提前做好的，否则哪怕生上两个煤炉，到时候还是来不及，或者这个菜好了，那个菜又冷了。牛肉、猪肉、门腔等等都先卤好，临近年夜饭时切好装盘，还要根据年来客人的具体情况留下一些，这些东西许多可都是一年才能吃到一次的呀；汤也是提前烧好的，鸡汤啦，排骨汤啦；热菜开炒前，需把所有的菜配好，一旦开炒，年饭就临近了。热菜每年有所不同，但全家福这道菜却是从来不能少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，里面有讨口彩的团团圆圆的肉圆、鱼圆，金元宝蛋饺，还有粉条啦，白菜啦，有时能弄到点开洋、墨鱼放进去就很开心了，内容丰富，热气腾腾，上桌后最受欢迎。

等完了年饭，同一楼层的各家便飘散开油炸食物的香味，要知道那年月只有过年才有些油够炸东西的呀！而且年三十的晚上我们那个楼门家家的门都是敞开的，孩子们吃饱了，也熬不住了，就该上床睡觉去了。睡前，不忘把新衣裤，新鞋袜整齐的摆放好，枕着爸妈给的压岁钱，一觉睡到新年。第二天一早，在“爸爸妈妈新年好！”的拜年声中，拉开了年初一的大门，因为那时的邻居间初一早上都是开着门互相拜年的噢！



兴国路
（剪纸） 李守白作

老师的指导，使学生解除了疑惑，解放了思想，尤其是在“取法乎上”这个关键之处，香菱用黛玉指明的“出入法”登上了读诗、写诗的新台阶——要“进入”深入浅出的诗刻苦钻研，要用“深入”到“浅出”里去的方法让自己从容“走出”，以利再读再写。

对此，林老师在听取香菱读王诗、谈感悟时，一定是“深得我心”的：读《塞上》一首，她研究这样的语

言文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，又研究这样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文字、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；读《送邢桂州》中“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青”两句，她为什么会“必得这‘白’‘青’二字才形容得尽，‘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’这种感觉呢？莫非在白光茫茫、青色层层、暮色苍苍、苦吟阵阵的氛围中，她已沉浸“青白一天地，暮色催苦

吟，忽生橄榄香，真味几千斤”的再创造的愉悦中了？——难怪贾宝玉听了如此体会，不禁脱口夸说她深得诗歌三昧，何妨立即作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林老师没

有这样说，相反，她认为香菱才走了一步，写诗的条件远未成熟（果真后来她看了香菱的第一首诗，就指出之所以措词不雅，“皆因你看的诗少”），但是，既然贾宝玉热情鼓励，她也不能兜头泼冷水，何况边读边练、读练互动也未尝不可，所以顺水推舟，命题作诗。因此，林老师的指导重点也由读诗方面重要诗人的依次排列、诗歌内容形式的辩证阐述、师生讨论中的启发与畅谈转移到写诗方面中肯简练的点拨了。

向林黛玉老师学习

张大文

其实，这种点拨，早在谈“出入法”之前，已经有过。当时，香菱听林老师说起“词句究竟还是末事，第一立意要紧。若意趣真了，连词句不用修饰，自然是好的”，便笑道：“我只爱陆放翁的诗‘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聚墨多’，说得真有趣！”林老师却当即正色道：“断不可学这样的诗。你们因不知诗，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，一人入了这个格局，再学不出来的。”——这可以

说是对香菱的启蒙之句，所以现在香菱学习写诗，始终是抱着“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”的态度的。而林老师，也始终恪守着作为一个教师的本分。

香菱以“咏月”为题的第一首习作，虽然因为第一联起点不高、第二联承接不一、第三联转向不明、第四联归不力，始终没有从月亮里走出来，显得拘束难化，但是林老师却是鼓励说是“意思却有”，“再作一

首，只管

放开胆子

去作”。

然而，第二首却是“离题写月色，状物不抒情”。林老师经过分析，指出原因在于刻意求工，导致过于穿凿，吃一堑，长一智，未始不是进步，所以十分同情地说“难得”你了，“还得另作”。

香菱毫不泄气，当她把第三首递与黛玉及众人看时，众人眼睛一亮，顺联而读，原来是：一起破云之时，便承怀人之机，顺转倚栏之苦，会合问天之急。众人不由笑道：“这首不但好，而且新巧有意趣。”香菱听了不相信，料着瞒哄自己，便要去问林老师。

但是，林老师在哪里呢？《红楼梦》接着是另起话头了。我想，林老师一定退避在众人之后，用充满期待的眼光，向着香菱这几天经历了发呆、发疯、入魔三阶段的背影，投去温暖的一瞥。

这就是林老师，我们要向她好好学习的林黛玉老师。

七夕会